

110

餘杭原

臨平圖

卷之三

穀物



十一

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余杭风物

余杭文史资料第五辑

余杭文史资料第五辑

余杭文史资料第五辑

YH53/5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余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政协余杭县第四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张长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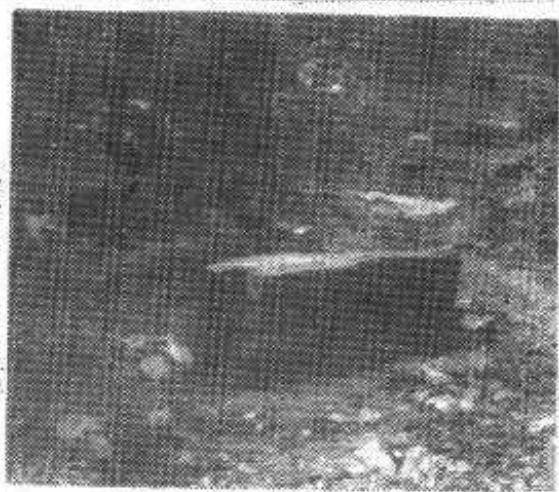
委员：马先荣 吴佩青 沈德祥 严幼轩 林东唐

本编编者：张长工 姚水荣



梅堰渔火(1979年) 长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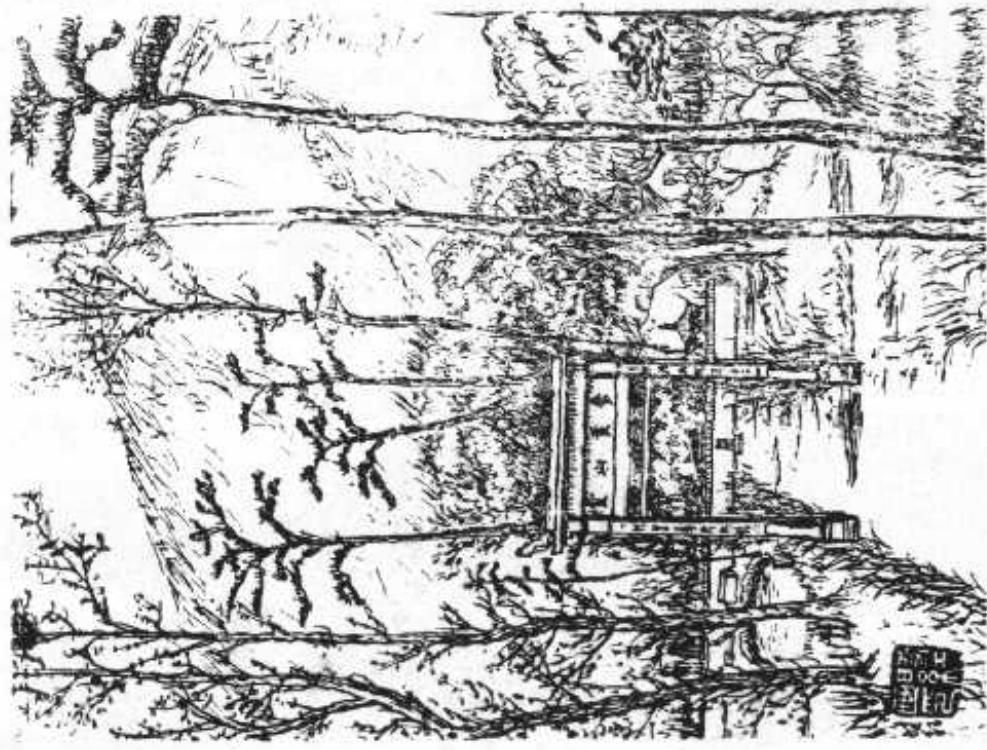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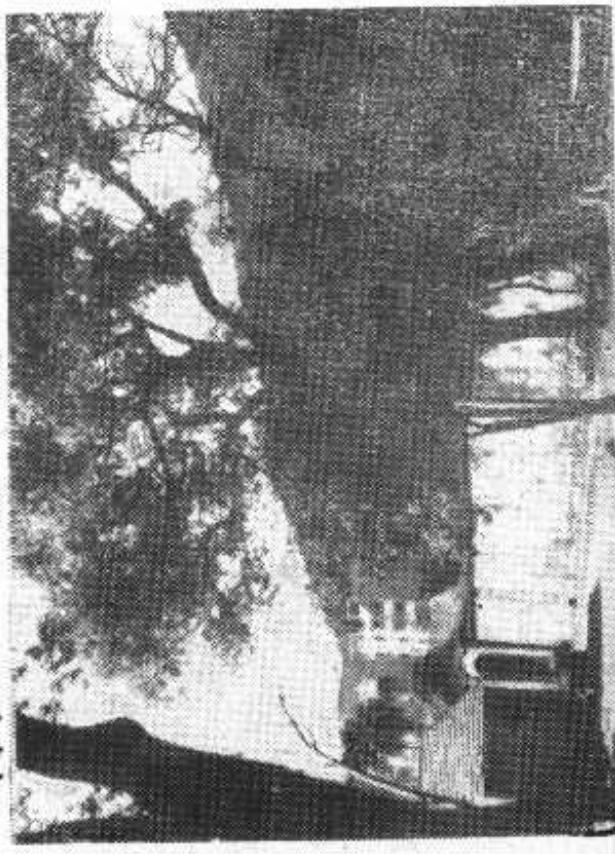
肖桥望月(1980年) 长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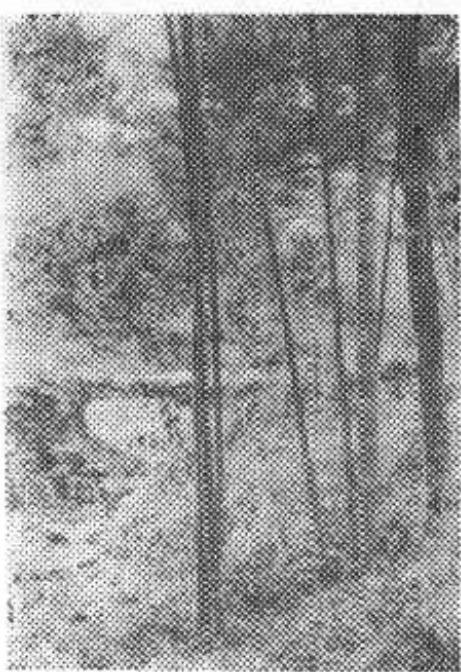
临平山(上)龙洞(右下)石箱子(右上)

水荣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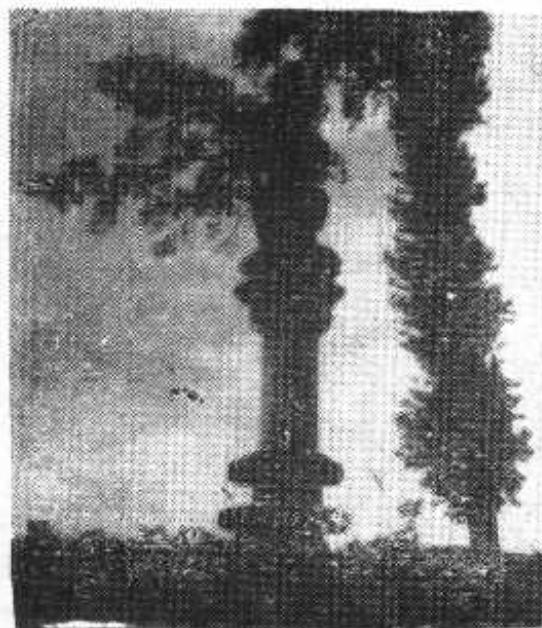
古安隱寺遺址及安平泉(上圖左下角)和
井欄題刻
安隱寺寫實
時紅繪



安隐寺古经幢(右照片)及保
障亭速写(时红 绘)



佛日坞中的隆昌寺(上)
和新近拆毁的净慧寺
(右)遗址 水荣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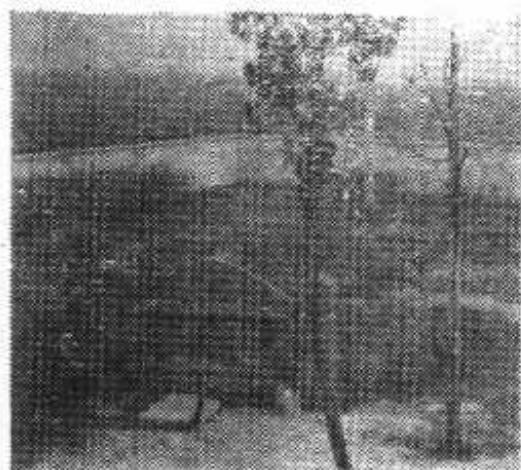
朱德委员长给九堡蚕桑场的信

文管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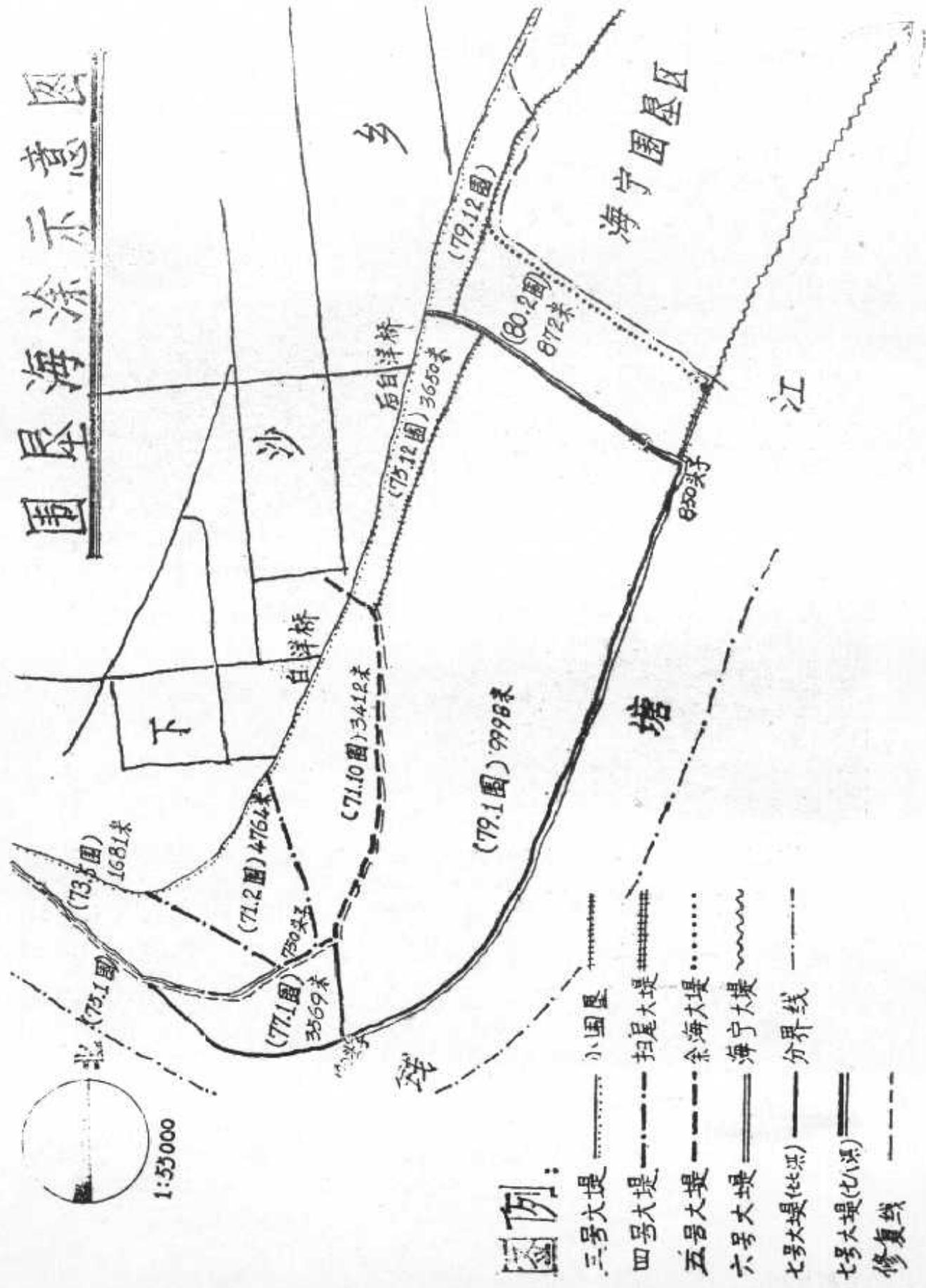


下沙围垦工地一角 ↑
开挖乔司闸河道 →
(1972年) 长工 摄

乔司戊寅公墓 文管摄



意 示 涂 海 尾 圖



目 录

- 千岁镇临平随笔 余政文 (1)
游临平记 元·鲜于枢 (12)
记临平山 明·史鉴 (15)
临平登山记 郁达夫 (16)
苏轼与临平 周如汉 (22)
史埭春灯及元帅会 康自强 (27)
临平十景略述 张文骏 (29)
- 安隐忆游 沈德祥 (32)
安平遇南海先生记 康一全 (35)
藕花洲 康自强 (38)
古刹余踪 姚水荣 (40)
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 明·钱谦益 (43)
佛日净慧寺游记 清·厉 鸞 (45)
- 修筑海塘要略 明·沈朝宣 (48)
江塘 《杭县志稿》 (51)
下沙围垦初始记 王祖庭 (53)
万人力御势须平
——下沙围垦经历的回顾 陈圃兴 (58)
朱老总在蚕乡——九堡·丁雪标童长根讲张长工记 (68)
衣食住行活下沙 陈素珍 (71)

- 乔司大屠杀目击记 洪培荣等讲 康自强记 (73)
古镇血泪 张宝福 冯信法讲 张长工记 (78)
- 超山 《中国名胜词典》《塘栖志》 (82)
游超山记 清 · 吴世昌 (90)
超山梅花记 林 纶 (92)
超山宋梅亭记 周庆云 (94)
超山的梅花 郁达夫 (96)
丁山湖游记 清 · 周天度 (102)
游超山龙洞记 清 · 丁大武 (106)
赏梅新径 张长工 (108)
记姚虞琴的墓庐 姚兴文 (110)
- 塘栖临平记游 明 · 叶天寥 (113)
塘栖 丰子恺 (117)
江南名镇塘栖 施谷枫 (120)
塘栖的桥 鲁 东 (125)
重建长桥记 明 · 钱 福 (127)
古桥晨眺 马新声 (129)
塘栖的廊檐 余国隽 (132)
古刹国香 屠再华 (134)
自栖溪讲舍以来百年间的塘栖教育 马新声 (136)
塘栖翁长春药店 鲁 东 (142)
塘栖三位已故名老中医师 倪振亚 (144)
塘栖香市 余国隽 (148)
吃咸茶 余国隽 (150)

栖溪风味十二咏 《塘栖志》(152)

良渚文化遗址

..... 《中国文化史词典》《中国名胜词典》(155)
纵览杂忆崇福寺 蒋应武 (156)
漫步东晋古窑址 沈德祥 (160)
三墩话桥 刘洪法 (162)
《南漳子序》 清 · 沈绎祖 (165)
河渚 清 · 孙士碌 (166)
秋雪庵碑记 明 · 吴本泰 (170)
龙船会 张长工 (172)

东苕溪上一古镇——安溪 姚今霆 (174)
建文帝与东明寺 (二则) 姚今霆 胡正陶 (179)
瓶窑镇话旧 丁寿根 庆 亭 (189)
瓶窑南山造像 沈德祥 (196)

古城胜迹 姚文杰 (199)
闲话余杭 “雌雄塔” 俞金生 (211)
木香弄忆旧 姚朝晖 (214)
木香弄的医家 叶华醒 (217)
故乡的方山和寡山 徐承荫 (222)
寡山 寡山洞 寡山漾 叶华醒 (225)
余杭风俗概略 《余杭县志》(228)

大涤山 《余杭县志》(231)

洞霄宫	《余杭县志》(235)
游洞霄宫记	清·陆顺豪(237)
道教祖庭——洞霄宫	俞金生(244)
由拳山和由拳纸	黄世泽(251)
径山	《中国名胜词典》《余杭县志》(254)
记径山之游	宋·蔡襄(255)
游径山记	宋·周必大(257)
游径山诗(四首)	宋·苏轼(259)
游径山记	明·慎蒙(262)
游径山记	清·朱文藻(264)
径山问古	冷晓(267)
径山杂记	俞清源(273)
径山寺探古	俞金生(289)
径山茶和茶宴及其它	金雅芬(294)
独松古道	《余杭县志》(298)
王位山和黄巢的传说	章熙坤(299)
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辑	县文管会(302)
后记	(310)

千岁镇临平随笔

余政文

余杭县治所在地临平镇，在杭州市的东北郊，有自后汉延熙12年（249）迄今达1740年的历史。他自唐置盐监，晋成帝咸和3年（328），顾众表临平范明为参军，三国吴褚泰封临平侯，唐邱丹隐居临平山麓安平院。及宋太宗端拱元年（988）起建镇，已过1000年了。这个千岁镇，他在明时，即被称为“浙杭一乡聚，有黄鹤、白龙、桐鱼、宝鼎之胜，产灵育秀，郁为名区”之所。虽“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但其山川可夸，风俗亦美，人文荟萃，物产丰沃，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供养其后代子孙。现在，这一区内，除了临平镇以外，还应包括星桥、双林、小林、乾元等乡的某些村庄和山麓，如星桥乡的桐扣、佛日，小林的茅山和双林的东湖等处。千百年来，历尽沧桑，天荒地老，变迁万端，而尚留存者，亦不乏我们追述的。从书志记录，临平的风物，山光水色，园林景胜，寺观佛阁等自物的、人文的，确是已达棋布的程度了。我们且就这个古镇之区，自东而西随迹而行，略予叙谈。

（一）原双林乡的东湖村以西，很早以前原是湖，面积极大，“周十里”，曾达临平山下，叫东湖，它与西湖同为海迹湖。吴孙皓天册元年（275）得宝鼎，随改国号为天玺。陈后主叔宝至德二年（584）仲冬朔夜湖沉为海，三年后湖草久塞，忽然复开，长老说临平“湖塞天下乱，湖开天下平”，视为太平之兆，故名其地为临平。或谓此区因东北平临于海，“舟过临平后，青山一点无”的用意，而命名的。东湖

后来因得宝鼎，又叫鼎湖，也有叫石湖，又称临平湖。并在其西建堤，叫永和堤^①。明人田汝成的《西湖志余》说：“杭城之水，皆东北向而输，委於临平，盖地势使然也。水口浩散，得皋亭山为之遮拦，故气脉不解，又东北为临平山，其下为临平湖。”唐宋以来，士宦名家，舟泊东湖，吟风唱月，铁笔银钩，翰墨丹青，形形色色。唐张祐的《过临平湖》说：“三月平湖草欲齐，绿杨分影入长堤。”“山槛正当莲叶渚，水泛新筑稻秧畦。”湖中长堤，山槛近渚，可见当时湖面之大。宋范成大《临平道中》又说：“烟雨桃花夹岸栽，低低浑欲傍船来。石湖有此红千叶，前日春寒总未开。”桃花夹岸，红叶满湖，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时的景色了。再看，元张光弼的《过临平湖》所描写的：“船过临平欲住难，藕花红白水云间。只因一霎溟蒙雨，不得分明看好山。”这时湖面正铺满田田荷叶，水天全是花，到了行船难进的境地啦！明里人沈谦有《月夜泛临平湖·宝鼎见》词之一阙说：“宝鼎今日犹争鸣，赤乌人，尽去无迹，叹尔汝，一杯相劝。青盖如烟何处觅，唤不醒，醉临青千尺。降作佛奴何益，便痛翦，娇娇云髻，怎救胭脂狼藉。”他让人们去寻觅历史，吸取教训。从这些诗词所描述的词句中，可见临平湖几百年的景色和变迁了。在临平湖旁，唐代还出过一位名人——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封舒国公的褚无量，后来，那里留有一个读书堆。还有一个传说，当褚无量只十三岁时，有一天龙斗于湖的白龙潭上，全村人都出去观看，而无量晏然不动。可惜，临平湖已湮没了，只剩下约有十几亩左右的一片渔荡和后人追思之句了。“褚氏千年后，萧条烟雨中。春风余苜蓿，秋月落梧桐。”“沙深台已空，怀古独悲怆。”

之情了。

(二)临平中学前面的上塘河上^②，有座龙兴桥，桥北原来有一古寺叫龙兴寺。这寺为宋宣和七年(1125)因东湖水溢而建，初名妙华庵，意以镇水。到绍兴初年，高宗南渡都杭，因皇太后韦氏驾幸寺中，故升庵为寺，额为龙兴。接着在十二年秋，徽宗皇帝、皇后郑氏、邢氏的梓宫自五国城返，高宗自杭亲来临平易缌服奉迎，又寓该寺之龙德别宫。高宗曾先后七次舟泊或宿临平。当时，韦太后还接见了荆王韩世忠，慰问良久。闻岳飞被害，痛而宿发。该寺元季毁于兵，后则龙象飘摇，钟鼓暗绝数十稔。及明洪武六年，僧心悦经三易寒暑后建。解放初，这里还有几楹僧舍及殿堂。不久临平中学设此，成为余杭县的学府了。现留存的龙兴桥为清乾隆27年重建。也是临平镇上塘河上古桥之一。而其土木祥郁，建筑宏伟的古寺，早已不复为人们知晓了。但明里人泮云亦有《龙兴寺》二题，还能让我们想象出他的往日和败落的情景的。“古寺开南宋，函湖势已分。断钟沉戍火，阴殿落山云。估舶晴溪集，农谣远岸闻。转思游幸日，紫盖结龙文。”其另一首是：“寺外官桥迥，僧归野树苍。翠华独不见，湖水日荡荡。”

(三)从龙兴桥北沿塘河路向西行，到东大街尽头处，又看到一座石拱桥——桂芳桥。最近，人民政府已在她的北岸拆掉一些旧房，扩成绿化区，修葺桥栏。这座桥，在目前尚存的碑记中说：跨运盐河旧名茆桥，创建年月无考，是南宋时因里人徐宣与弟寅侄垓同太学生数十人伏阙上书攻贾似道，贾败后，兄弟同登进士，垓居榜首，乡人荣之，号曰一门三秀，更其旁之桥曰桂芳。它重建于元大德乙巳(1305)，

再修于明天启丁卯（1627）。这是清道光19年（1893）11月重修时撰写的碑记，到现在亦近百年了。里人对桂芳桥也有很多题咏。沈广震诗云：“市桥遗故宅，耆旧已曾闻，齿出重湖雨，栏看远岫云。……凭吊吾曹在，晴川又夕照。”泮云赤说：“彩虹饮南川，沙雨赤栏外。桂枝今若何，市烟漫青靄。”元朝建德路总管方回《过临平》诗之一：“临平山下泛归船，何必荷花五月天。记取五更霜□□，桂芳桥买小鱼鲜。”这里的赤栏、桂芳、看岫云、赏夕照以及那桥下五更卖鱼鲜的情趣，真叫人倍感亲切。明末时，桥北为处士沈谦所居的东江草堂，后几易其主，但“桂花厅”的堂号一直还留存至今，五十年代曾为杭县文化馆，六十年代是县越剧团团部。但愿这里永远丹桂飘香，这个堂号能再传下去，让人们莫忘记它。

（四）临平镇第一小学的右边，原有一个阜丘，土名叫“瓶山”。安平院宝幢碑记：宋天禧初金承来监临平都酒务。郭绍孔《瓶山辩说》：瓶山在临平镇广严寺之侧，小小一土阜耳，宋时沽官酒处，碎甓堆积，久成一阜。其傍取土者，犹时有瓶遗也，俗称平山，平当是瓶字。秀水（嘉兴市）亦有并山可证。沈谦说：瓶山旧传钱王犒军于此，叠瓶而成，其说近诞。今以幢碑合之郭辩，此为沽酒之所，无疑矣。里人梅调鼎诗云：“积土旗亭傍，偏宜候月明。有寮供木佛，无酒出瓷罂。地转人家列，山低云树清。沧桑悲往事，几度酿新成。”里人泮云赤诗：“宋氏酒谁酿，人今月其游。山成瓶已罄，应不似糟邱。”他们对这亭寮沽酒、赏月的遗址都赋予悲怆之情。当然，如今也能象嘉兴一样，把瓶山这个古胜遗留下来，如造座小亭子，则不是更可增添一处乡俗历史之景吗？

临平酒厂如能酿出仿古酒，装在仿宋的古瓶中，那是一件多好的事呀！

(五) 在西大街原西茅桥脚有石笕，俗称河里河，亦谓“河底通河”。它为泄河南曹家渠之水，注于下河。不知建自何代，宋庆元十年(1208)修，景宁三年(1262)秋九月廿五日再修，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三修，大德元年(1298)四修。这条石笕下面进水的龙王塘路和出水的水车河路两段，现在都已铺上了水泥路面，露天那几段“曲堤”下的污水在翻滚，要是把古之“曲水穿河里”的水流，再整理一下，不一定都改为水泥路，成为洁溪，那将使镇貌改观，市容增光有幸矣。这石笕素为临平胜迹之一，亦为镇中人士永志不忘的。沈谦说：“吾乡石笕……其制法固奇秘，而勿坏，是以屡烦甃叠，然自大德至今凡360余年而坚好如故，可谓良工善事矣。”明里人鲍懋芳诗云：“甃石青苔台，喧喧万井前。”

“沿流枫尽赤，落照淡人烟。”这里原来还是很具景观之处呢！

(六) 临平山和他的山麓四周，是临平胜迹名区。镇北之山下有景星观，山上尚有剑池、龙洞、白龙祠基，塔基及断岭。山南的黄犊岭、曲竹坞和安隐寺、安平泉、宝幢、藕花洲，还有山西北约二里之安山下的冰谷泉等。

自石笕直向北百十步止山麓有景星观，现为县委党校校址。校园里的巨樟和水池，即为古观的遗物。景星观是宋淳熙三年(1176)由东岳行祠改，亦有说祠、寺峙立，寺两旁有藕花洲。但赵宽斌说：故传景星观前有丹灶、丹井诸迹，为泮真人(或云邱长春)烧炼之所。又云：今庙在观南，地与藕花洲远。里人徐仁振诗云：“汉汉古云关，千秋锁碧